

第四十八回

魔弄寒风飘大雪

僧思拜佛履层冰

话说陈家庄众信人等，将猪羊牲醴与行者八戒，喧喧嚷嚷，直抬至灵感庙里排下，将童男女设在上首。行者回头，看见那供桌上香花蜡烛，正面一个金字牌位，上写灵感大王之神，更无别的神象。众信摆列停当，一齐朝上叩头道：“大王爷爷，今年今月今日今时，陈家庄祭主陈澄等众信，年甲不齐，谨遵年例，供献童男一名陈关保，童女一名陈一秤金，猪羊牲醴如数，奉上大王享用，保佑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”祝罢，烧了纸马，各回本宅不题。

那八戒见人散了，对行者道：“我们家去罢。”行者道：“你家在那里？”八戒道：“往老陈家睡觉去。”行者道：“呆子又乱谈了，既允了他，须与他了这愿心才是哩。”八戒道：“你倒不是呆子，反说我是呆子！只哄他耍耍便罢，怎么就与他祭赛，当起真来！”行者道：“莫胡说，为人为彻，一定等那大王来吃了，才是个全始全终；不然，又教他降灾贻害，反为不美。”正说间，只听得呼呼风响。八戒道：“不好了！风响是那话儿来了！”行者只叫：“莫言语，等我答应。”顷刻间，庙门外来了一个妖邪，你看他怎生模样——

金甲金盔灿烂新，腰缠宝带绕红云。

眼如晚出明星皎，牙似重排锯齿分。

足下烟霞飘荡荡，身边雾霭暖熏熏。

行时阵阵阴风冷，立处层层煞气温。

却似卷帘扶驾将，犹如镇寺大门神。

那怪物拦住庙门问道：“今年祭祀的是那家？”行者笑吟吟的答道：“承下问，庄头是陈澄、陈清家。”那怪闻答，心中疑似道：“这童男胆大，言谈伶俐，常来供养受用的，问一声不言语，再问声，唬了魂，用手去捉，已是死人。怎么今日这童男善能应对？”怪物不敢来拿，又问：“童男女叫甚名字？”行者笑道：“童男陈关保，童女一秤金。”怪物道：“这祭赛乃上年旧规，如今供献我，当吃你。”行者道：“不敢抗拒，请自在受用。”怪物听说，又不敢动手，拦住门喝道：“你莫顶嘴！我常年先吃童男，今年倒要先吃童女！”八戒慌了道：“大王还照旧罢，不要吃坏例子。”

那怪不容分说，放开手，就捉八戒。呆子扑的跳下来，现了本相，掣钉钯，劈手一筑，那怪物缩了手，往前就走，只听得当的一声响。八戒道：

“筑破甲了！”行者也现本相看处，原来是冰盘大小两个鱼鳞，喝声“赶上！”二人跳到空中。那怪物因来赴会，不曾带得兵器，空手在云端里问道：

“你是那方和尚，到此欺人，破了我的香火，坏了我的名声！”行者道：“这泼物原来不知，我等乃东土大唐圣僧三藏奉钦差西天取经之徒弟。昨因夜寓陈家，闻有邪魔，假号灵感，年年要童男女祭赛，是我等慈悲，拯救生灵，捉你这泼物！趁早实实供来！一年吃两个童男女，你在这里称了几年大王，吃了多少男女？一个个算还我，饶你死罪！”那怪闻言就走，被八戒又一钉钯，未曾打着，他化一阵狂风，钻入通天河内。行者道：“不消赶他了，这

怪想是河中之物。且待明日设法拿他，送我师父过河。”八戒依言，径回庙里，把那猪羊祭醴，连桌面一齐搬到陈家。此时唐长老、沙和尚共陈家兄弟，正在厅中候信，忽见他二人将猪羊等物都丢在天井里。三藏迎来说道：“悟空，祭赛之事何如？”行者将那称名赶怪钻入河中之事，说了一遍，二老十分欢喜，即命打扫厢房，安排床铺，请他师徒就寝不题。

却说那怪得命，回归水内，坐在宫中，默默无言，水中大小眷族问题：“大王每年享祭，回来欢喜，怎么今日烦恼？”那怪道：“常年享毕，还带些余物与汝等受用，今日连我也不曾吃得。造化低，撞着一个对头，几乎伤了性命。”众水族问：“大

王，是那个？”那怪道：“是一个东土大唐圣僧的徒弟，往西天拜佛求经者，假变男女，坐在庙里。我被他现出本相，险些儿伤了性命。一向闻得人讲：唐三藏乃十世修行好人，但得吃他一块肉延寿长生。不期他手下有这般徒弟，我被他坏了名声，破了香火，有心要捉唐僧，只怕不得能彀。”那水族中，闪上一个斑衣鳧婆，对怪物跔跔拜拜笑道：“大王，要捉唐僧，有何难处！但不知捉住他，可赏我些酒肉？”那怪道：“你若有谋，合同用力，捉了唐僧，与你拜为兄妹，共席享之。”鳧婆拜谢了道：“久知大王有呼风唤雨之神通，搅海翻江之势力，不知可会降雪？”那怪道：“会降。”又道：“既会降雪，不知可会作冷结冰？”那怪道：“更会！”鳧婆鼓掌笑道：“如此极易，极易！”那怪道：“你且将极易之功，讲来我听。”鳧婆道：“今夜有三

更天气，大王不必迟疑，趁早作法，起一阵寒风，下一阵大雪，把通天河尽皆冻结。着我等善变化者，变作几个人形，在于路口，背包持伞，担担推车，不住的在冰上行走。那唐僧取经之心甚急，看见如此人行，断然踏冰而渡。大王稳坐河心，待他脚踪响处，迸裂寒冰，连他那徒弟们一齐坠落水中，一鼓可得也！”那怪闻言。满心欢喜道：“甚妙，甚妙！”即出水府，踏长空兴风作雪，结冷凝冻成冰不题。

却说唐长老师徒四人歇在陈家，将近天晓，师徒们衾寒枕冷。八戒咳嗽打战睡不得，叫道：“师兄，冷啊！”行者道：“你这呆子，忒不长俊！出

家人寒暑不侵，怎么怕冷？”三藏道：徒弟，果然冷。你看，就是那——

重衾无暖气，袖手似揣冰。

此时败叶垂霜蕊，苍松挂冻铃。

地裂因寒甚，池平为水凝。

渔舟不见叟，山寺怎逢僧？

樵子愁柴少，王孙喜炭增。

征人须似铁，诗客笔如菱。

皮袄犹嫌薄，貂裘尚恨轻。

蒲团僵老衲，纸帐旅魂惊。

绣被重裊褥，浑身战抖铃。

师徒们都睡不得，爬起来穿了衣服，开门看处，呀！外面白茫茫的，原来下雪哩！行者道：“怪道

你们害冷哩，却是这般大雪！”四人眼同观看，好雪！但见那——

彤云密布，惨雾重浸。

彤云密布，朔风凛凛号空；

惨雾重浸，大雪纷纷盖地。

真个是六出花，片片飞琼；

千林树，株株带玉。

须臾积粉，顷刻成盐。

白鹦歌失素，皓鹤羽毛同。

平添吴楚千江水，压倒东南几树梅。

却便似战退玉龙三百万，果然如败鳞残甲满天飞。

那里得东郭履，袁安卧，孙康映读；

更不见子猷舟，王恭币，苏武餐毡。

但只是几家村舍如银砌，万里江山似玉团。

好雪！柳絮漫桥，梨花盖舍。

柳絮漫桥，桥边渔叟挂蓑衣；

梨花盖舍，舍下野翁煨骨柎。

客子难沽酒，苍头苦觅梅。

洒洒潇潇裁蝶翅，飘飘荡荡剪鹅衣。

团团滚滚随风势，迭迭层层道路迷。

阵阵寒威穿小幕，飏飏冷气透幽帏。

丰年祥瑞从天降，堪贺人间好事宜。

那场雪，纷纷洒洒，果如剪玉飞绵。师徒们叹玩多时，只见陈家老者，着两个僮仆，扫开道路，又两个送出热汤洗面。须臾又送滚茶乳饼，又抬出炭火，俱到厢房，师徒们叙坐。长老问道：“老施

主，贵处时令，不知可分春夏秋冬？”陈老笑道：

“此间虽是僻地，但只风俗人物与上国不同，至于诸凡谷苗牲畜，都是同天共日，岂有不分四时之理？”三藏道：“既分四时，怎么如今就有这般大雪，这般寒冷？”陈老道：“此时虽是七月，昨日已交白露，就是八月节了。我这里常年八月间就有霜雪。”三藏道：“甚比我东土不同，我那里交冬节方有之。”

正话间，又见僮仆来安桌子，请吃粥。粥罢之后，雪比早间又大，须臾平地有二尺来深。三藏心焦垂泪，陈老道：“老爷放心，莫见雪深忧虑。我舍下颇有几石粮食，供养得老爷们半生。”三藏道：“老施主不知贫僧之苦。我当年蒙圣恩赐了旨意，摆大驾亲送出关，唐王御手擎杯奉饯，问道几时可回？贫僧不知有山川之险，顺口回奏，只消三

年，可取经回国。自别后，今已七八个年头，还未见佛面，恐违了钦限，又怕的是妖魔凶狠，所以焦虑。今日有缘得寓潭府，昨夜愚徒们略施小惠报答，实指望求一船只渡河。不期天降大雪，道路迷漫，不知几时才得功成回故土也！”陈老道：“老爷放心，正是多的日子过了，那里在这几日？且待天晴，化了冰，老拙倾家费产，必处置送老爷过河。”只见一僮又请进早斋。到厅上吃毕，叙不多时，又午斋相继而进。三藏见品物丰盛，再四不安道：“既蒙见留，只可以家常相待。”陈老道：“老爷，感蒙替祭救命之恩，虽逐日设筵奉款，也难酬难谢。”

此后大雪方住，就有人行走。陈老见三藏不快，又打扫花园，大盆架火，请去雪洞里闲耍散闷。八戒笑道：“那老儿忒没算计！春二三月好赏花园，这等大雪又冷，赏玩何物！”行者道：“呆子不知

事！雪景自然幽静，一则游赏，二来与师父宽怀。”

陈老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遂此邀请到园，但见——

景值三秋，风光如腊。

苍松结玉蕊，衰柳挂银花。

阶下玉苔堆粉屑，窗前翠竹吐琼芽。

巧石山头，养鱼池内。

巧石山头，削削尖峰排玉笋；

养鱼池内，清清活水作冰盘。

临岸芙蓉娇色浅，傍崖木槿嫩枝垂。

秋海棠，全然压倒；腊梅树，聊发新枝。

牡丹亭、海榴亭、丹桂亭，亭亭尽鹅毛堆积；

放怀处、款客处、遣兴处，处处皆蝶翅铺漫。

两篱黄菊玉绡金，几树丹枫红间白。

无数闲庭冷难到，且观雪洞冷如冰。

那里边放一个兽面象足铜火盆，热烘烘炭火才生；

那上下有几张虎皮搭苫漆交椅，软温温纸窗铺设。

四壁上挂几轴名公古画，却是那——

七贤过关，寒江独钓，迭嶂层峦团雪景；

苏武餐毡，折梅逢使，琼林玉树写寒文。

说不尽那家近水亭鱼易买，雪迷山径酒难沽。

真个可堪容膝处，算来何用访蓬壶？

众人观玩良久，就于雪洞里坐下，对邻叟道取经之事，又捧香茶饮毕。陈老问：“列位老爷，可饮酒么？”三藏道：“贫僧不饮，小徒略饮几杯素酒。”陈老大喜，即命：“取素果品，炖暖酒，与

列位汤寒。”那僮仆即抬桌围炉，与两个邻叟各饮了几杯，收了家火。

不觉天色将晚，又仍请到厅上晚斋，只听得街上行人都说：“好冷天啊！把通天河冻住了！”三藏闻言道：“悟空，冻住河，我们怎生是好？”陈老道：“乍寒乍冷，想是近河边浅水处冻结。”那行人道：“把八百里都冻的似镜面一般，路口上有人走哩！”三藏听说有人走，就要去看。陈老道：“老爷莫忙，今日晚了，明日去看。”遂此别却邻叟，又晚斋毕，依然歇在厢房。

及次日天晓，八戒起来道：“师兄，今夜更冷，想必河冻住也。”三藏迎着门，朝天礼拜道：“众位护教大神，弟子一向西来，虔心拜佛，苦历山川，更无一声报怨。今至于此，感得皇天佑助，结冻河

水，弟子空心权谢，待得经回，奏上唐皇，竭诚酬答。”礼拜毕，遂教悟净背马，趁冰过河。陈老又道：“莫忙，待几日雪融冰解，老拙这里办船相送。”沙僧道：“就行也不是话，再住也不是话。口说无凭，耳闻不如眼见。我背了马，且请师父亲去看看。”陈老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教：“小的们，快去背我们六匹马来！且莫背唐僧老爷马。”就有六个小价跟随，一行人径往河边来看，真个是——

雪积如山耸，云收破晓晴。

寒凝楚塞千峰瘦，冰结江湖一片平。

朔风凜凜，滑冻棱棱。

池鱼偃密藻，野鸟恋枯槎。

塞外征夫俱坠指，江头梢子乱敲牙。

裂蛇腹，断鸟足，果然冰山千百尺。

万壑冷浮银，一川寒浸玉。

东方自信出僵蚕，北地果然有鼠窟。

王祥卧，光武渡，一夜溪桥连底固。

曲沼结棱层，深渊重迭沔。

通天阔水更无波，皎洁冰漫如陆路。

三藏与一行人到了河边，勒马观看，真个那路口上有人行走。三藏问道：“施主，那些人上冰往那里去？”陈老道：“河那边乃西梁女国，这起人都是做买卖的。我这边百钱之物，到那边可值万钱；那边百钱之物，到这边亦可值万钱。利重本轻，所以人不顾生死而去。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，或十数人一船，飘洋而过。见如今河道冻住，故舍命而步行也。”三藏道：“世间事惟名利最重。似他为利的，舍死忘生，我弟子奉旨全忠，也只是为名，与

他能差几何！”教：“悟空，快回施主家，收拾行囊，叩背马匹，趁此层冰，早奔西方去也。”行者笑吟吟答应。沙僧道：“师父啊，常言道，千日吃了千升米。今已托赖陈府上，且再住几日，待天晴化冻，办船而过，忙中恐有错也。”三藏道：“悟净，怎么这等愚见！若是正二月，一日暖似一日，可以待得冻解。此时乃八月，一日冷似一日，如何可便望解冻！却不又误了半载行程？”八戒跳下马来：“你们且休讲闲口，等老猪试看有多少厚薄。”行者道：“呆子，前夜试水，能去抛石，如今冰冻重漫，怎生试得？”八戒道：“师兄不知，等我举钉钯筑他一下。假若筑破，就是冰薄，且不敢行；若筑不动，便是冰厚，如何不行？”三藏道：“正是，说得有理。”那呆子撩衣拽步，走上河边，双手举钯，尽力一筑，只听扑的一声，筑了九个白迹，

手也振得生疼。呆子笑道：“去得，去得！连底都锢住了。”

三藏闻言，十分欢喜，与众同回陈家，只教收拾走路。那两个老者苦留不住，只得安排些干粮烘炒，做些烧饼馍馍相送。一家子磕头礼拜，又捧出一盘子散碎金银，跪在面前道：“多蒙老爷活子之恩，聊表途中一饭之敬。”三藏摆手摇头，只是不受道：“贫僧出家人，财帛何用？就途中也不敢取出。只是以化斋度日为正事，收了干粮足矣。”二老又再三央求，行者用指尖儿捻了一小块，约有四五钱重，递与唐僧道：“师父，也只当些衬钱，莫教空负二老之意。”遂此相向而别。径至河边冰上，那马蹄滑了一滑，险些儿把三藏跌下马来。沙僧道：“师父，难行！”八戒道：“且住！问陈老官讨个稻草来我用。”行者道：“要稻草何用？”八戒道：

“你那里得知，要稻草包着马蹄方才不滑，免教跌下师父来也。”陈老在岸上听言，急命人家中取一束稻草，却请唐僧上岸下马。八戒将草包裹马足，然后踏冰而行。

别陈老离河边，行有三四里远近，八戒把九环锡杖递与唐僧道：“师父，你横此在马上。”行者道：“这呆子奸诈！锡杖原是你挑的，如何又叫师父拿着？”八戒道：“你不曾走过冰凌，不晓得。凡是冰冻之上，必有凌眼，倘或髣着凌眼，脱将下去，若没横担之物，骨都的落水，就如一个大锅盖盖住，如何钻得上来！须是如此架住方可。”行者暗笑道：“这呆子倒是个积年走冰的！”果然都依了他。长老横担着锡杖，行者横担着铁棒，沙僧横担着降妖宝杖，八戒肩挑着行李，腰横着钉钯，师徒们放心前进。这一直行到天晚，吃了些干粮，却

又不敢久停，对着星月光华，观的冰冻上亮灼灼、白茫茫，只情奔走，果然是马不停蹄，师徒们莫能合眼，走了一夜。天明又吃些干粮，望西又进。正行时，只听得冰底下扑喇喇一声响亮，险些儿唬倒了白马。三藏大惊道：“徒弟呀！怎么这般响亮？”八戒道：“这河忒也冻得结实，地凌响了，或者这半中间连底通锢住了也。”三藏闻言，又惊又喜，策马前进，趲行不题。

却说那妖邪自从回归水府，引众精在于冰下。等候多时，只听得马蹄响处，他在底下弄个神通，滑喇的迸开冰冻，慌得孙大圣跳上空中，早把那白马落于水内，三人尽皆脱下。那妖邪将三藏捉住，引群精径回水府，厉声高叫：“鲛妹何在？”老鲛

婆迎门施礼道：“大王，不敢不敢！”妖邪道：

“贤妹何出此言！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原说听从汝计，捉了唐僧，与你拜为兄妹。今日果成妙计，捉了唐僧，就好昧了前言？”教：“小的们，抬过案桌，磨快刀来，把这和尚剖腹剜心，剥皮剔肉，一壁厢响动乐器，与贤妹共而食之，延寿长生也。”

鳧婆道：“大王，且休吃他，恐他徒弟们寻来吵闹。且宁耐两日，让那厮不来寻，然后剖开，请大王上坐，众眷族环列，吹弹歌舞，奉上大王，从容自在享用，却不好也？”那怪依言，把唐僧藏于宫后，使一个六尺长的石匣，盖在中间不题。

却说八戒、沙僧在水里捞着行囊，放在白马身上驮了，分开水路，涌浪翻波，负水而出，只见行

者在半空中看见，问道：“师父何在？”八戒道：

“师父姓陈，名到底了，如今没处找寻，且上岸再作区处。”原来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临凡，他当年掌管天河八万水兵大众，沙和尚是流沙河内出身，白马本是西海龙孙，故此能知水性。大圣在空中指引，须臾回转东崖，晒刷了马匹，僻掠了衣裳，大圣云头按落，一同到于陈家庄上。早有人报与二老道：

“四个取经的老爷，如今只剩了三个来也。”兄弟即忙接出门外，果见衣裳还湿，道：“老爷们，我等那般苦留，却不肯住，只要这样方休。怎么不见三藏老爷？”八戒道：“不叫做三藏了，改名叫做陈到底也。”二老垂泪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我说等雪融备船相送，坚执不从，致令丧了性命！”行者道：“老儿，莫替古人担忧，我师父管他不死长命。老孙知道，决然是那灵感大王弄法算计去了。你且

放心，与我们浆浆衣服，晒晒关文，取草料喂着白马，等我弟兄寻着那厮，救出师父，索性剪草除根，替你一庄人除了后患，庶几永永得安生也。”陈老闻言，满心欢喜，即命安排斋供。兄弟三人，饱餐一顿，将马匹行囊交与陈家看守，各整兵器，径赴道边寻师擒怪。正是：

误踏层冰伤本性，大丹脱漏怎周全？

毕竟不知怎么救得唐僧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（作者 吴承恩）